

第十一回 蔡玉奴避雨撞淫僧

事到頭來不自由，水流化謝兩休休。
齊女守符沉巨浪，綠珠仗義墜危樓。
大美虞姬全節義，卻嫌蔡琰事羌酋。
王嫡背棄千金體，西子傾吳一旦休。

話說關西一個經紀喚名蔡林，到了二十歲上，方纔娶得妻子，叫名玉奴，年紀恰正二十歲。生得有七八分容貌，夫妻二人十分眷戀。這玉奴為人柔順聰明，故此蔡林得意著他。其年玉奴母親四十歲，玉奴同丈夫往岳丈家拜壽。丈人王春留他夫妻二人陪眾親友吃酒。過了兩日，蔡林作別岳父母，先自歸家，留妻子再在娘家住幾日來便了。玉奴道：「你自歸家做生意，我過兩日自己回來，不須你來接我。」蔡林去了。玉奴又在娘家耍了兩日，遂別了父母，竟往家取路而回。未及行得里餘，祇見：

狂風急至，驟雨傾來。杏花遍野，正好農忙。水綠平堤，不妨魚釣。是吾為政，閑中遣婢梳頭，於物無妨，臥裏看妻煎藥。酒因病禁，詩為愁吟。黃鵬被涇，雙雙跳入深枝，白鴛翻躑，一一獨宿寒渚。隔林曉梵，稍欣寺有殘僧；比屋晚炊，且喜巷無飢婦。童子支吾以烹茶，道人研硃而點易。書卷為巢，陸放翁之作記；燈光如月，魯男子之閉門。漏添海水，滴官漏之長宵；鐘響寒山，到客船而夜半。行人盡避於人家，遊客忙投於酒市。

玉奴見雨來得大，連忙走入一寺中，山門裏杌上坐著，心下想道：「欲待轉到娘家又不能，欲待走到夫家，路尚遠。又無船隻可通，那有車輪到此。」悶得慌張起來，進退兩難，如何是好。初時還指望天晴雨收，不想那雨傾盆一般倒將下來。那平地水深數尺，教這孤身婦女怎不愁煩。不想，一時天色晚了。玉奴無計可施，左右一看，見金剛腳下盡好安身，不免悄悄躲在此處，過了今宵，明日再行。竟自席地而坐。

須臾，祇見寺裏兩個和尚，在傘下拿盞燈籠，走出來閉山門。把山門拴了，在兩邊一照，玉奴無處可藏，忙走起來道個萬福，道：「妾乃前村蔡林妻子，因往娘家而回，偶值大雨，進退不能，求借此間權歇一夜。望二位師父方便則個。」原來這兩個和尚，一個喚名印空，一個喚名覺空，是一對貪花好色的元帥。一時間見了一個標致青年的婦人，如得了珍寶，那肯放過了他。那印空便假意道：「原來是蔡官人的令正，失敬了。那蔡官人常到小寺耍子，與我二人十分契厚的好友，不知尊嫂在此，多有得罪。如今既得知了，豈有放尊嫂在此安置的道理？況尊嫂畢竟受飢了，求到小房素飯。」玉奴道：「多承二位師父盛意，待歸家與拙夫說知，來奉謝便了，祇求在此權坐，餘不必費心。」覺空道：「你看這地下又有水進來了。」印空道：「少頃，水裏如何安身，我好意接尊嫂房中一坐，不必推卻了。」印空道：「師兄你拿了傘與燈籠，我把娘子抱了進去便了。」言之未已，便向前一把抱了就走。玉奴叫道：「師父，不可如此，成何體面！」他二人那裏聽著，抱進了個淨室，推門而入。

已有一個老和尚先與兩個婦人在那裏玩耍。覺空叫：「師父，如今一家一個，省得到晚來奪。」老和尚一見，道：「好個青年美貌的人兒，先與我師父拔個頭籌。」那二空那裏肯！竟把玉奴擊倒在禪椅上，鬆他鈕扣，退他繡鞋。覺空揪住，印空挺著小和尚往裏一湊，一把抱住就弄。玉奴掙得有氣無力，再三求饒，那裏睬他。玉奴無奈，到此地位，動又難動，雙眼乾忍著含怒，揩著兩淚，憑他弄了。印空拔了頭籌，覺空又上。老和尚上前來爭，被覺空一推，跌個四腳朝天。半日爬得起來，便叫那兩個婦人道：「兩個畜生不仁不義，把我推上一跤，你二人也不來扶我一扶。」一個婦人道：「祇怕跌壞了小和尚。」那一個道：「一跤跌殺那老禿驢。」三個正在那裏調情，不想玉奴被二空弄得淫水淋漓，癡癡迷迷，半響開口不得。二空放他起來，玉奴穿了衣裙，大哭起來。

兩個婦人上前勸道：「休要愁煩。你既來了，去不得了。」玉奴道：「我如今醜已出盡，祇索便了，如何去不得？」二空道：「我這佛地上是沒邊沒岸的世界，祇有進來的，那裏有放你出去個道理，你今日遇了我二人，是前世姻緣，從今死心塌地跟著我們。你要思想還家，今生料不能了。」玉奴道：「今晚已憑二位尊意了，明早千萬放奴還家，是師父恩德。」連忙拜將下去。一三和尚笑將起來道：「今晚且完宿緣，明且再云。」忙忙打點酒食，勸他吃。玉奴敢怒而不敢言，祇不肯吃。兩個婦人再三勸飲，沒奈何，祇得吃了幾杯。兩個婦人又道：「奴身俱是好人兒女，也因撞著這兩個賊光頭，被他藏留此處，祇如死了一般。含羞忍恥，過了日子，再休想重逢父母，再見丈夫面了。」玉奴見他們這般一說，也沒奈何，想道：「且看後來再說。」

且說這老和尚名叫無礙，當晚便要與玉奴一睡。覺空印空各人摟了一個進房去宿，無礙扯了玉奴進房，沒法說了，祇得從他完事。後來三對兒，每日夜捉對兒飲酒指鬮兒宿。

過了幾日，那蔡林不見妻子還家，往丈人家接取。見了岳父母道：「玉奴為何不來見我？」玉春夫妻道：「去已八日矣，怎生反來討妻子？」蔡林道：「幾時回來！一定是你嫌我小生意的窮人，見女兒有些姿色，多因愛人財禮，別嫁了。」玉春罵道：「放屁，多因是你這畜生窮了，把妻子轉賣與人去了，反來問我討人。」丈母道：「你不要打死了我的女兒，反來圖賴！」便呼天槍地哭將起來。兩邊鄰舍聽見，一齊來問。說起原故，都道：「果然回來了，想此事畢竟要涉訟了。」遂一把扭到縣裏叫起來。

太爺聽見，叫將進來。王春把女婿情由一訴，太爺未決。王春鄰舍上前，一口兒齊道：「果係面見，回蔡家去的。」蔡林稟道：「小的住的又不是深房兒，祇得數椽小舍，就是回家。豈無鄰舍所知，望老爺發簽提喚小人的鄰人一問，便知詳細。」知縣差人拘蔡家鄰舍來問，不移時，四鄰皆至。

太爺問：「你可知蔡林妻子幾時回家的？」那四鄰道：「蔡林妻子因他丈人生日，夫婦同往娘家去賀喜。過了幾日，見蔡林早晚在家，日間街坊生意。門是鎖的，並不曾見他妻子，已有半月光景門是鎖的。」王春道：「老爺，他謀死妻子，自然賣囑鄰居，故此為他遮掩。」知縣道：「也難憑你一面之詞。但王春告的是人命事情，不得不把蔡林下獄，待細訪著再審。」登時把蔡林不由分說，竟扯到牢中去了。

那兩邊鄰舍與王春一齊在外，不時聽審。這蔡林生意人，一日不趁，一日無食的了。又無親友送飯，難道在監餓死不成。還幸喜手藝高強，不是結網漁人去賣，便是打草鞋易米度日，按下不題。

且說玉奴每日囚於靜室，外邊聲息不聞，欲待尋個自盡，又被兩個婦人勸道：「你既然到此，我一般的。」

也不知道有冤難報。且是我和你在此，也是個緣分，且含忍守著，倘有個出頭日子，亦未可知。倘你府上丈人女婿尋你之時，兩下推托，自然涉訟。倘你一死，終無見期，可不夫父二人終沉獄底，怎得出頭！還是依奴言語為上。」

玉奴聽了，兩眼流淚道：「多謝二位姐姐勸解，怎生忍辱偷生，便不知這個甚麼寺，有這般狠和尚？」一個婦人道：「奴家姓江，行二，這位是郁大娘，我是五年前到此燒香，被老和尚喚名無礙，誘人靜房，把酒灑於化糕內吃了幾條，便醉將起來，把我放倒床上如此。及至醒來，已被淫污了。幾次求歸，祇是不容。那兩個徒弟，面有麻點的，叫名印空，另號明月，就是先奸你的。後邊這人叫做覺空，別號清風。我來時，都有婦人的，到後來病死了一個，便埋在後面竹園內了。又有二個，也死了，也如此理。這郁大娘也是來燒香，被明月清風二禿，推扯進來上了路，便死也不放出去了。這寺名雙塔寺，有兩房和尚。東房便是這裏，聞西房又是好的，如今說不得了。我們三個兒，且含忍者，或者惡貫滿盈，自有個報應在後。」正說間，祇見二空上前，摟摟抱抱，把三個婦人弄得沒法。正是：

每日貪杯又宿娼，風流和尚豈尋常。

袈裟常被胭脂染，直裰時聞花粉香。按下不題。

且說覺空一日，正在殿上閑耍，祇見一個孤身婦人手持香燭，走進山門裏來。覺空張了一雙餓眼，仔細一看，那婦人年紀有三十五六了，一張半老臉兒，且是俏麗。衣衫雅淡，就如秋水一般清趣之極。舉著一雙小小腳兒，走進殿上拜佛燒香點燭。拜了幾拜，起來道：「請問師父，聞知後殿有個觀音聖像，卻在何處？」這一問，搔著覺空癢處，便想道：「領到那邊，三個又奪。付之偏僻，這一個兒也不妨。」忙道：「小娘子，待小僧引導便是。」那田寡婦祇道他是好心，一步步直入煙花寨。

進了七層門到一個小房，果有聖像，那田氏深深下拜。覺空回身把七層門都上了拴，走將進來。田氏道：「多蒙指引，告辭了。」覺空道：「小娘子，裏邊請坐待茶。」田氏道：「不敢打攪。」覺空說：「施主，到此沒有不到小房待茶的理。」田氏道：「沒甚佈施，決不敢擾。」覺空攔住回路，那裏肯放。田氏祇得又走一房，極其精雅。桌上蘭桂名香，床上梅花紙帳，祇見覺空笑嘻嘻捧著一個點心盒兒擺下，又取了一杯香茶，連忙道請。田氏道：「我不曾打點香錢奉送，怎好無功受祿。」覺空笑道：「大娘子不必太謙，和尚家的茶酒，都是十方施主的，就用些，也不費僧家的已鈔。請問大娘子高姓？」田氏道：「奴身姓田，丈夫沒了七年了，守著一個兒子，到了十五歲了，指望他大來做些事業，不想上年又死了。孤身無倚，故來求佛，賜一個好結果兒。」覺空笑道：「看大娘子這般美貌，怕沒有人求娶你！」田氏不答，不期吃了幾條化糕下去，那熱茶在肚裏發作起來，就是吃醉了的一般，立腳不住，頭暈起來，道：「師父，為何頭暈眼花起來？」覺空道：「想是大娘子起得早了些，此是無人到來所在，便在小床一睡如何？」田氏想了道：「中了禿子計了。」然而要走，身子跌將倒來，坐立不住，祇得在桌上靠直。那禿賊把他抱了放在床上。田氏要掙，被酒力所困，那裏遮護得來！祇得半推半就兒，順他做作。那禿賊解開衣扣，褪下小衣，露出一身白肉，喜殺了賊禿，他便恣意兒幹將起來：

怨鶴離鸞，狗禿潔魚，渴鳳妖嬈。初起半推半就，漸漸越湊越騷。初然花心蜂採，後來兩應枯苗。上下的光頭齊動，東西的兩奶頻播。白腿架僧肩，竟似瓜邊兩藕，光頭播主乳運如蒲撞雙瓢。問一聲大娘子這般可好，答一聲好師父手段直高。大娘子不耐煩，雲停兩住。小賊禿正暢美，莫要喬妝。弄得落紅滿地無人掃，祇怕深夜柴門帶月敲。

那田氏把酒都弄醒了，道：「師父，我多年不曾如此，今日遇著你這般有趣，怪不得婦人家要想和尚。你可到我家常來走走。」覺空事完，放起田氏道：「你既孤身，何須回去？住在此處，可日夜與你如此，又何須擔驚害怕。到你家來，倘然被人看出，兩下羞臉難藏，如何了？」田氏道：「僧房無內外，倘被人知，這也是一般。」覺空道：「我另有外房。這間臥房是極靜的幽室，人足跡不到的所在，誰人知道！」田氏道：「如此也使得。待我家去，取了必用之物到此，方可盤桓幾時。」覺空問道：「是甚麼必用之物？」田氏道：「梳妝之具，必不可無。」覺空開了箱子，取出幾付鏡子、花粉、衣服、悉是婦人必需之物，又掇出一個淨桶道：「要嫁女兒，也有在此。」田氏見了一笑，把和尚照頭一扇子道：「看你這般用心，是個久慣偷婦人賊禿。」覺空笑道：「大娘子也是個慣養漢婆娘。」田氏道：「胡說。」覺空道：「既不慣，為何方纔將扇子打和尚。」兩個調情得趣，到午上列下酒饌二人對吃，摟抱親嘴，高了興便幹。覺空祇守了田氏，竟不去爭那三個婦人了。印空知他另有一個，也不來想，他把三個輪流奸宿一夜。

蔡玉奴陪無礙歇。玉奴因思家心切，祇是一味小心承順，以求放歸，再不敢一毫倔強，以忤僧意。這無礙見他如此，常起放他之心，然恐事露，在敢而不敢之間。到上床之際，又苦苦向無礙流淚。無礙說：「不是出家人心腸更毒，恐一放你時，倘然你說出原因，我們都是死了。」玉奴道：「若師父肯放奴家，我祇說被人拐到他方，逃走還家的。若說出師父之事，奴當肉在床、骨在地以報師父。」無礙見他立誓真切，道：「放便放你，今夜把我弄個快活的，我做主放你。」玉奴喜道：「我一身淫污已久，憑師父所為便了。」無礙道：「你跨上我身，我仰臥著，你弄得我的來，見你之意。」玉奴就上身跨了，湊著花心研弄，套進套出，故意放出嬌聲，引得老和尚十分興動，不覺泄了。玉奴扒下來道：「如何？」無礙道：「果是有趣。」到五更，還要這般一次兒送行。玉奴道：「當得。」玉奴倒摟了無礙，沉沉睡了。一到五更，玉奴恐他有變，把無礙推醒，又弄將起來。無礙道：「看你這般光景，果然要去了。」玉奴道：「祇求師父救命。」須臾事完，玉奴抽身，穿了衣服，取了梳具。梳洗完了，叫起了無礙。無礙一時推悔不得，道：「罷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祇是從有到此的，決無生還之理，萬萬不可泄漏。」玉奴忙拜下去：「蒙師父釋放，豈敢有負盟言。」無礙便悄悄兒領玉奴，一層層的到了山門，開得一扇兒道：「你好好去罷。」玉奴認得前路，竟奔夫家。這無礙重新閉上山門，一路兒重重關上，再不把玉奴在他們面前說起。

且說玉奴走得到家，天已微亮。把門一看，見是鎖的。卻好一個貼鄰，起早往縣前公干，見了玉奴，吃了一驚道：「蔡娘子，你在何處？害丈夫坐在監裏。」這玉奴見說丈夫在監裏，扑漱漱地掉下淚來道：「奴今要見丈夫，不知往那一條路去。」那鄰居道：「我今正要往縣前，可同我去。」二人取路而行。一路上，將二空之事，一一說了。

不覺已到縣前，領他到了牢中，蔡林見了妻子，吃了一驚道：「你在那裏？害我到此地位。」玉奴將所事一一說了一遍，滿獄通恨那二空。登時禁子上堂稟知，取出蔡林夫妻一問，這玉奴將前項事一一訴明。縣公大怒道：「他寺中共有幾房？」玉奴云：「聞有東西二房，西房是好的，實不知詳細。」知縣把二人帶起，喚打轎，竟往雙塔寺而來。寺裏鳴鐘迎接，知縣竟到東房，吩咐把房頭細搜。公人一齊打進，一層層打得個透徹，拿出三個婦人、三個和尚、兩個道人、三個行者。道：「內中都搜到，並無人了。」知縣又著人到竹園內，掘出兩個婦人屍首來。縣公又到西房，叫搜，祇見幾個青年讀書的秀才，俱是便服。道：「老父母，東房淫污不堪，久恨於心，今蒙洞燭，神人共喜。」這西房門生們在此攻看書史，實是清淨法門。門生向時有感，有僧人可為證。

東房每夜攏紅妝，西舍終宵上冷床。

左首不聞鐘磬響，西廂時打木魚忙。

東廚酒內腥膻氣，此地花燈馥郁香。

一座山門分彼此，西邊坐也善金剛。縣公看罷道：「諸兄見教，也罷。」

忙把左右喚轉回衙，竟上公堂，道：「郁氏，他怎生騙你到他房內？」郁氏道：「老爺，婦人到寺燒香，被明月清風二禿蠻推緊扯，到他內房強姦了，再也不放出來了。」玉奴恐江氏說出無礙情由，便道：「老爺不須細問，都是二禿行為，與這老和尚一些無干。婦人若不是老僧憐放，就死在寺中也無人知道。」江氏會意道：「老爺，就是埋屍也是印空覺空二人。」縣公問明道：「把無礙釋放還俗。把兩個婦人屍首著地方買棺收殮。江氏、郁氏、田氏，俱發寧家。道人、行者各歸原籍。把東房產業著西房管下，出銀一百兩助修城池。發放蔡林夫妻到岳丈家，說明此事，以完結案。把二空各責四十板定了斬罪下獄，以待部文。」取決判曰：

得雙塔寺僧覺空、印空，色中餓鬼，寺裏淫狐。見紅粉以垂涎，睹紅顏而咽吐。假致誠而邀入內，真實意而結同心。教祖沙門，本是登岸和尚；嬌藏金屋，改為人幕觀音。抽玉筍合堂，禪床竟做陽臺之夢；托金蓮抒情，繡榻混為巫楚之場。鶴入風巢，始合關雎之好；蛇游龍窟，豈無雲雨之私。明月豈無心，照孀閨而寡居不寡；清風原有意，入朱戶而孤女不孤。並其居，碎其軀，方足以盡其恨；食其心，焚其肉，猶不足以盡其辜。雙塔果然一塌，兩房並做一房。婦女從此不許入寺燒香。丈夫縱容，拿來一一並治罪。

判訖，秋後市曹取決。那幾家受他累的，把他屍首萬千碎剮，把他光頭登時打得稀爛。正是：

祇道伽藍能護法，誰知天算怎生逃。自古不禿不毒，不毒不禿，惟其頭禿，一發淫毒。可笑四民，偏不近俗，呼禿為師，愚俗反目，吾不知其意云何。

總評：

天下事，人做不出的，是和尚做出。人不敢為的，是和尚敢為。最毒最狠的，無如和尚。今縉紳富豪刻剝小民，大斗小稱，心滿意足。指望禮佛，將來普施和尚。殊不知窮和尚雖要肆毒，力量不加，或做不來，惟得了施主錢財，則飽暖思淫欲矣。又不知奸淫殺身之事，大都從燒香普施內起禍，然則普施二字，不是求福，是種禍之根。最好笑當世縉紳，所讀何書，尚不知異端二字兒，今白蓮、無為、天主等教是亂天下之禍根也，戒之，戒之！

[返回 >> 歡喜冤家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